



critic

張煒森評 「境遇之間——六個女性 藝術家以攝影書寫的 香港故事」



圖：香港浸會大學

評論場次 +
2015/10/24 - 11/8



地點 +
香港浸會大學傳理
及視藝大樓顧明均展覽廳
(九龍塘校園)

10月下旬至11月初於香港浸會大學顧明均展覽廳展出的「境遇之間」，策展人周佩霞開宗明義以「六位女性藝術家以攝影書寫的香港故事」為副題，邀請六位藝術家包括林慧潔、劉衛、羅玉梅、盧婉雯、王禾璧及姚妙麗參展。在策展人語中亦有提到「境遇之間」是「一個尋找消失去呈現香港主體」的展覽。因此，在這個前設的引導下引申出兩個主要的脈絡：首先，女性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中是否仍然存在獨特的視角與性質；另一方面，如何陳說主體已是一大課題，當中包括個人的意識、經驗、情感、身份、價值等複雜的面向，創作者的取向與作品，以及策展人的想法又如何呈現這些複雜的元素？

策展方向偏重學院式命題

還看本港的一些視覺藝術展覽，偶然也會發現以女性作為其中一項策展條件，就如近期在 Mur Nomade 的展覽 Recollections，潛台詞也是強調女性藝術家的參與。事實上，香港不乏女性藝術家，先不談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，女性藝術家還是有相當的平台以藝術之名發聲，浮出地表。但觀乎香港的攝影藝術中，女性也許仍然處於被標籤化的題材/位置，就如去年周佩霞也有參與策展工作的攝影展覽「隱性的聲音——亞洲女性攝影展」，或是四十三屆香港藝術節舉辦的「女聲」攝影比賽等。在攝影藝術的範疇中，女性攝影仍處於邊陲的位置，故將策展中消失的概念套進女性的位置中，還是可以理解的。

再看展覽的策展方向，傾向學院式的命題，著重策展人對藝術家以至作品的詮釋、挑選工作，而非強調策展人的主導介入參與及創作過程。然而，當中可看到策展人在各方面的考慮夠全面細密，例如挑選參與藝術家，假設以藝術家的「生代」來劃分，雖則未算見到最新一代的聲音，但仍算得廣泛；各個藝術家

也有一定的創作資歷，持續發展自己創作理念，展示的作品全是舊作或持續創作，而非因應這次展覽主題而「突然」創作，暗示策展人希望在展覽中展出的作品具一定程度的質素與期望。在這種策展取向下，作品就是內容並填充到這些命題的框架內，當然，這與互動並具參與性的策展思維不同，前者限制了彼此的對話、互涉，開放論述甚至「再創作」的程度，但與此同時，這種穩健的方針為觀眾帶來一種頗實在的視覺經驗，具質素的視角亦能讓為作品帶來新的詮釋。

作品與作品的對照記

再看這次作品與展覽，這六位藝術家，並不全然以攝影藝術創作自居，但她們所探索的議題及藝術實踐還需靠攝影/影像作記錄及中介。浸會大學的展覽廳分為兩層，從燈光、環境等硬件設置來看，展場的限制頗大，間接影響策展時一些具體編排及佈展等因素，因而影響了觀感經驗。例如地下只展出劉衛的三組作品，其餘五位藝術家的作品則放到二樓，驟眼看來比重上有點失衡，彷彿成為兩個獨立的展覽般，地下是個展，二樓卻出現過度喧鬧的情況。

然而，這種安排透露策展人的想法，劉衛的作品風格上一致，《此》、《相簿》兩組作品以圖像追尋父母的足跡，屬個人身份的叩問與探索，《福爾蓋特街 18 號》則指向了殖民者的歷史想像，三組作品正正是追尋一段段消失的歷史，切入點卻不盡相同，從而彰顯出個人情感與歷史、空間等的互為關係；上層的作品，展場前方左手邊的是林慧潔的作品《證件照，2002—》及《允許及不允許》，利用攝影讓自身成為觀察的對象，延伸出身份與監控的問題；右邊的是王禾璧《身份——視像與聲音》，她將攝影家的身份退到較後位置，利用攝影捕捉了舊建築如余園、荔園、舊中區警處面臨消失改建的一刹那，從城市中的異質建築空間的

文：張偉森

希望透過文字書寫來擴闊本港視覺藝術的閱讀方法，關注作品在展覽中的呈現狀態及關係。



1. 王禾璧，《荔園》
2. 劉衛，《福爾蓋特街 18 號》

變異中反思身份的存在，兩人的作品相對照；然後後方姚妙麗與羅玉梅作品，在形式及內容上也有著絲絲映襯，二人的作品偏向由個人或私密的經驗擴展到外部的社會議題，形式上也不是純粹依靠攝影與影像，而是涉獵不同的裝置、文件等。

姚妙麗的《送》及《回去失去了的家》均以家及住處為出發點，《送》是典型諷刺又帶戲謔的攝影創作，如走到平民家庭裡，讓人手拉起「大海景」的海報；《回去失去了的家》則是利用吊臂車將自己回到已消失的舊居，攝影成為記錄的工具，並透過各種文件如過往的信件，呈現一段介於私密與社會發展相連的脈絡；羅玉梅的《垃圾灣、景林邨》及《潤物細無聲，觀塘碼頭，春天》均是富詩意的複合創作，以將軍澳中的植物及觀塘碼頭的雨，從微物觀及個人感性的角度來詮釋兩處地方，化成不規則的光影、植物、錄像、攝影等，作品自然地設置在視線以下的位置，觀眾因此要卑躬屈膝細看。這種形式的呈現以感知作主導，難

以明狀的訊息及帶動觀眾的情緒成為眾作品中唯一的「空間詩學」。

社會性與個人情感皆有

綜觀，林慧潔與劉衛的作品較為偏向探索身份，前者聯繫到權力關係，後者則指涉到後殖民想像，其餘四位藝術家都偏向利用影像指涉到物理的空間。在當代攝影的脈絡下，攝影的維度已不限於靜止的平面圖像，當中加插了不少錄像、裝置等元素，以攝影介入空間，同時作為藝術家藝術實踐過程中記錄的工具與中介，也有作為美學呈現的媒介。既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性（也是大眾普遍閱讀的經驗），也有個人情感（那種經驗則需要透過額外的認知及類比經驗）。兩者互相跨越成為一種複合的論述，從而滲透出個人、觀看、歷史、大眾等的關鍵詞。然而回首一看，各人作品的可觀性及藝術性，實在無必要強調女性藝術家的位置，也不是全然看到「香港故事」。